

迷

朱

質

疑

述朱質疑卷之二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攷

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受學於龜山。龜山受學於河南。推其原流。遠有耑緒。朱子以遺命稟學於建安三先生。自云於道未有所得。及見延平。盡棄異學。純一不雜矣。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間。樞衣負笈。寓止西林。若動輒數月。雖求中未發之旨。一問未達。而入道之次第。得於指授者。取真率之晚年所見。益親所造。益粹。光大師門之業。直躋豫章。龜山而上之。而

其本原不可沒也。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篇。

季譜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指擊其失。繇是專精致誠。刮微窮幽。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析按季譜并不取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之說。直截了當。以二十四歲爲斷。可以息羣喙矣。然與蒼江元適書所謂十餘年者。終嫌不合。

又季譜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

於釋老之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尋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眇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至今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以上皆延平闡釋氏之說。所按日復一日。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者。卽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也。朱

子一生屏黜異端干城吾道實自見延平始且始於初見之一二年故延平嘗問所載自丁丑至癸未無專辨釋氏之書蓋朱子癸酉甲戌之間已瞭然於儒釋之辨而無所惑矣又延平行狀云異端之學無所入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非朱子得力於延平者深烏能爲是言哉

天學或問云間獨惟念昔聞延平李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余大雅錄，嘗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尋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從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

黃義剛錄，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葉賀孫錄，某初爲學，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後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延平行狀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徇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李閩祖錄。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爻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以上皆延平格物致知讀書窮理之說。所按朱子大學格致補傳。一宗程子。或問中備論。呂謝楊尹諸說。以爲塵有一二之合。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莊而獨殿。以延平之教。以爲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非他說所能及。惟嘗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然則朱子格致之功。其得於延平者深矣。

庚辰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豪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王午書云來喻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毋通體物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此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禽獸之體亦如此唯此理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

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而仁一以毋之，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義。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又問云：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賸。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

批云：有血氣。

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

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

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

句斷批云以上大槩得之他日更要熟講體認

不知果是如此

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惟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

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

批出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

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

差別雖椒殊襍糝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常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氏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

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

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矣

以上皆延平理一分殊之說所按延平爲龜山嫡傳龜山之

論西銘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書西銘解義後。特引此以爲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年高德盛。所見益精。龜山始答伊川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觀延平與朱子答問。皆引龜山之語而推闡之。然則朱子於西銘理一分殊之旨。其得於師訓者多矣。

壬午書云。封事熟讀數過。大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大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明道語云。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亦可早發去爲佳。

析按此壬午擬上封事。先寄質於延平。而延平之荅書也。癸未書云。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

又七月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義利不分。故人

只趨利而不顧義故主勢孤。

所按癸未冬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此未奏事前之書也。

季謙先生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謂今日三綱不
去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曩翟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
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所按年謙所云亦未甚的確癸未入對之三劄卽申言壬午
封事之意非用延平秋間之書然壬午封事亦必平日素講

論於師門者

行狀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崇節義
屬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

故延平再

三稱善及癸未將入對以書求教而延平所荅卒無以易乎

年前封事之意。朱子於是益暢其說。然則朱子之得力延平。非僅身心性命之學也。

丁丑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翫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

戊寅書云。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益。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

己卯書云。今學者之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庚辰書云。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以上皆延平涵養用力默坐澄心期於灑然冰解凍釋之說
析按延平之學最重涵養其默坐澄心者乃涵養之方其洒然解釋者乃涵養熟後自然之驗朱子己丑以後與張敬夫諸書專主先涵養蓋宗延平及程子之說但朱子之涵養重在敬延平之涵養重在靜其旨趣微不同耳

延平行狀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又云初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庚辰書云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極好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益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庚辰題西林院壁云中屢俯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卻嫌宴坐觀心處不柰簷花抵

死香是用延平靜坐看
未發氣象如何之說。

以上延平於靜中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說。所按朱子
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
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其所以未達之故。非後學所
敢妄議。然朱子自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後。堅守程子涵養須
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以爲後學指南。而楊方庚寅錄云。李
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甚分明。是以許
多時無捉摸處。或者未達之故。其以是與。茲復輯朱子論延
平諸說以俟參攷。

附錄論延平諸說

羅道夫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而遺書有云既忍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嘗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葉賀孫錄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楊若海錄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何如伊川謂旣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至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

擾乎。李先生之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說。

陳純錄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是已發。

又錄：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向釋氏去。

沈僖錄：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要討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要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廖德明錄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

又錄荅劉純空曰：「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荅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

荅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申語。乃是當日所聞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陳氏建曰。朱子初年荅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臣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

王氏懋竑曰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不得乃自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

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

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

涵養為非而仍守延平之說按用延平與程子之說而以至程子為主非墨守延平也

庚寅指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按已丑即指出非庚寅也已不至延平

甲辰與呂書按未見其為甲辰乃明延平之說為有偏戊申荅方書

按戊申奏事延和數此書中有屬者入都云云其為戊申可信亦再言之而楊葉沈陳廖諸

錄俱確然可攷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

來之論無及此者。

所按未發之中。祇有涵養一法。涵養者。敬而已矣。默坐澄心。既未說明敬字。曰體認。曰求觀。皆僣已發。所限此。朱子求其旨而不得。而有中和舊說之悞也。何以言之。舊說誤認心皆已發。無所爲未發。是以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卽從延平體認觀求之說也。丙戌荅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天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大氏衡山之學。祇就日用處操存省察。尤易見功。所按丙戌雖未至潭州。而先察識之說。從書問中講究已久。朱子以爲與延平求觀之說合。故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也。至於默坐澄心以涵養之者。不過涵養此已發之心。以爲體認未發之地。

耳

兩成與敬夫書云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後已丑更定舊說分未發已發

界限定涵養用敬指歸此楊方庚寅錄所以有延平言敬字不分明之說也清瀾陳氏謂後來乃以爲不然未分析如何不然之故白田王氏於朱子舊說及更定精蘊似亦未融會毋通故持論每多輻輳不清之處或曰延平亦與釋氏同乎曰絕不同真心靜坐禁絕思慮久則忽然開明者浮屠氏之學也默坐澄心體驗未發氣象以求所謂中者延平氏之學也但不善學者學之則偏於靜處着力不若程子涵養用敬之說萬全無弊故朱子曰有些子偏又曰終恐做病豈可與

釋學同曰語哉。

書趙師夏延平荅問跋後

朱子之於延平師事者十年之久平生學術趨向之正實基於此。雖延平承豫章之緒餘其持論不免有抗之稍高之弊。其後朱子所造益精有非延平之所能及者。然其始也屏釋老之出入。識伊洛之準繩。皆延平有以啓之。其功不可沒也。朱子幼稟學於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之門。十九歲登第後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二十四歲赴同安主簿任。特先見延平。季譜云。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二十四見延平。

洞明道要頓悟釋老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朱子亦自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皆紀實之言也乃趙師夏跋延平荅問云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弃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是師夏以癸酉見延平僅修通家子之禮至戊寅復見始以師禮事之何其謬與於是變本加厲王白田懋竑遂自癸酉至庚辰三分輔廣之所錄以當之而以庚辰爲受學之始較師夏之

所跋而又遲二年矣。凡此揣擬之詞，皆不過謂朱子入禪之深，久而後悟，爲談異學者張之幟而已。按朱子祭延平文云：某也小生，廿角趨拜，謂十四歲以前，韋齋尙在時也。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謂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輒延平詩亦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又延平行狀云：諸孤以其承事之久，又云：某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若如師夏所跋，則師事者僅五年。如白田所考，則師事者僅三年。可得謂之久乎？師夏爲朱子孫婿，此跋作於嘉定甲戌，去朱子之卒僅十四年，而舛謬若此，信乎大誼之茫，不待七十子之盡喪矣。

書存齋記後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朱子二十四歲

朱子官泉州同安至德許順之名

升者從朱子遊二十七年秩滿歸順之復從至閩二十八年戊

寅

朱子二十九歲

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其所以名齋之意取孟子存

其心一語其所以名存齋之意因順之之長而勗其所有餘并

鍼順之之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順之恬澹靖退無物欲之累

見祭許順之文

於存養用力處有餘

見若順之書

其學專用心於內蓋有得

於孟氏所謂存其心者

見本記

故朱子以存名其齋所謂因其長

而勗之以有餘也然順之棲心淡泊好爲高奇新眇之論而少

平易慤實之處。翫聖賢言語。只取其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

見文

集二十六卷中
皆順之諸書

與釋氏不甚相遠。故記中既曲狀其心之體。而

又正告之曰。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此所謂鍼其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必有事者。明道以爲居敬之功。伊川以爲集義之要。惜雖各異。而意實相承。蓋非居敬無以濬集義之原。非集義無以眇居敬之用。其與棲心淡泊。專用心於內者相反。非是不足以救其虛宋之弊。至舍平易慤實而務爲高奇新眇。非預期其效而何。若夫禪宗之養神保真。全是助長作用。朱子蓋直入順之

之變與而示之以周行其大言至爲周密而其用心亦良苦矣
乃陳清瀾氏反以此記爲朱子初年之學只說一箇心專說求
心見心全與禪陸合不亦誣乎

附荅許順之書

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
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
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
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
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自前自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

失之也。

按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以孟子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方而順之又貽書講明朱子答之如此未戒順之以貪慕高遠求之過當正恐其流於異學語極明顯乃陳氏謂之與禪陸台王白田又謂之未離乎舊見皆所未喻

及門發源王鴻業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三

當塗夏忻心伯甫

朱子往問張南軒杜癸未攷

中和舊說序。余蚤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有。眉也。一日自悟已發未發云云。季譜削之於丁亥。往潭州下。白田王氏攷人自有生四書。朱子自悟性爲未發。心爲已發。皆在丙戌未往潭州之前。其說良是。朱子祭張南軒文云。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余開吝莫。

余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下始云丁亥之冬風雪南

山解襖櫛州今十五年

文集有誤字今改正

是朱子往從南軒問學不自

潭州始章章明矣至王氏謂甲申送魏公匱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則又非也魏公新棄世南軒扶櫬歸葬朱子至豫章往送此果何時而於舟中娓娓論學乎朱張二公皆守禮不越者斷不若此之疎至於書牘講論與所謂往從而問焉者似不相合惟語類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

云鄒氏琢其以此爲朱張二公相見之始。白田疑之以爲不足據。詳見年譜攷異中。竊嘗反復核之。而知朱子之往問南軒。其在癸未。有三證焉。朱子跋胡五峰詩云。紹興庚辰。余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某戲以兩詩代書。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吾爲是詩以警之。又四年。某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庚辰至癸未。適四年。旣曰始見。則前此未見。其證一。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見敬夫於臨安。係十一月。雖朱子是時未聞延平之訃。然總杜延平旣歿之後。其證二。又朱子再

祭南軒文云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蓋紛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朱子與南軒辨難如論知言論語解論知覺爲仁論觀過等義皆條舉件繫非大節目惟先察識後涵養之旨南軒本之五峯持論最堅已丑之春雖印可朱子夏定中和之說而察識涵養之先後齟齬不合者凡五年至癸亥而後定以癸未計之適十一年其證三然則朱子之往問南軒必在癸未無疑也

附攷呂東萊與朱子相見

乾純諸老與朱子共肩斯道者張宣公而外呂成公而已宣公

所學之粹。或過於成公。而成公與朱子交情之密。宣公亦有所不及也。鄒氏琢其謂乙亥伯恭之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東萊交始此。凡鄒氏說皆王氏攷異中所引未見全書王白田

駁之以朱子正月至都督府。倉部公春官福州。未見其爲正月。

按朱子唁呂東萊書。某自泉福間得侍郎中文教誨。蒙以契舊

之故。朱子命長子受之稟東萊云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重則韋齋早與東萊之父有舊愛予甚篤。則朱

子之見倉部公。實白簿同安時始。東萊侍養福州。凡三載。斷無

不與朱子相見。鄒氏所攷甚爲有理。但必以爲乙亥之正月。則

近於鑿矣。朱子中和舊說序有往問南軒語。則始見之年。關學

問之大節目。不可以不詳攷。若朱呂之學術。與始相見無涉。因論南軒而并及之。

朱子中和舊說約杜乙卯丙戌之間攷。

中和舊說。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雖誤。執程子已改之說。亦延平觀未發時氣象。有以啓之也。何則。心統性情者也。未發之性。卽心而具。已發之情。相心而出。心一也。宋然不動。則未發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已發也。未發已發。雖分性情言之。而無非此心也。於靜坐時觀未發氣象。而求所謂中。曰觀曰求。非已發乎。是與程子凡言心者。皆爲已發合。以已發之

心觀未發之性。卽默坐涵養。亦涵養。此已發之心。於是自斯須。以至終身。無非擾擾於已發。而所謂性者。不過流行於此心。已發之中。故曰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也。當日往還諸稿。彙爲一編。今已盡失。而僅存荅張敬夫四書。及他書一二。及之。得以粗卮稷粢。其荅書第四篇。係丙戌之秋。前三書無可攷。故曰杜乙卯丙戌之間也。

與張欽夫書云

先生自注。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

物交未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未發不動者。夫豈

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纏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散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宗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遯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宗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宗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豈遏而枯亾之哉。故雖

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毋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所按此書皆論心爲已發無所爲未發之心其未發者特其
寂然不動之性而已。

又書云

先生自注此書所論尤華吳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自今觀之只一念間

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所論鸚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見亦未爲盡善。大氏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果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好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若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篇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做有前後隔截氣象。熟讀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刻停住時耶。

所按此亦前書之意。緣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體用具於一。

念之間了無間斷。隔截。故龜山之際字。敬夫之先字。皆有可疑。而程子荅蘇氏見聞之理。杜始得一語。亦以爲不痛快也。又書云。大氏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隴侗地見得箇大不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過直截。梘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用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杜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決。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和之氣。略無豪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太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所按此申言前兩書。并荅欽夫求仁爲急之意。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泛然指天說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顛備備。非聖門求仁之學也。可以參攷。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

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

王氏懋竝曰書中言范伯崇過建陽

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

何書亦及之則杜丙戌無疑

析按前此尙有三書則俱在乙卯丙戌之間也

或問朱子中和舊說與釋道同乎曰絕不同又問旣絕不同朱子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外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果何謂也。曰。此朱子極言之。謂其與列子之言無異。其實言不異。而所指者實大異。何以明之。列子所謂生與形。指知覺運動言也。生生形形。指天地之氣言也。朱子未發之性。指理言也。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與生生未嘗終之言。同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未然之本體。未嘗不朱然。與形形未嘗有之言。同學者不察。則必流入於彼。因觀列子。遂書以爲戒。不可以詞害意。遂謂其真與列子無異也。不觀朱子丙戌之荅羅參議書乎。其書云。原來此事。

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豪末耳。然此豪末。卻甚占地。佔其時。朱子新悟中和舊說。云十分相似者。卽觀列子之所書也。云所爭豪末者。謂一理一氣。所爭者。只此些子耳。云此豪末甚占地。佔者。謂此些子之理。占地佔甚多。此地佔一失。卽大易所謂差之豪釐。繆以千里也。朱子書不易讀。須觀其會通。始不昧於疑。伯苟因觀列子數語。遂謂中和舊說之同於釋陸。又謂荅薛士龍書。馳心空妙之域。卽指此類。不亦誤乎。

附延平書問二條

問云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莫疑。

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母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

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杜天地只是理也。今雖作兩節看。切恐差下。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

又書云。元晦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時打養。至見此氣象。儘

有地也。

所按中和舊說序云。從延平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今延平荅問中。僅存二條。皆朱子極力推求。而延平不以爲然者也。錄出以備學者參攷。

又按朱子所問。細釋之。是認太極爲未發。固不差。但動而生陽。尙杜兩儀未大之先。二氣交感。尙杜人物化生之始。謂爲已發。求之不太遠乎。至肫肫其仁三句。乃從經綸大經。大本知化育。推出至誠之全體。與天合德處。無所爲已發。未發。學者去此地。尙覺遙遙。以是而求未發。不又太高而無所

文公集卷之三
淡泊乎。此書在辛巳。至乙卯丙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專就一已之身求之。較前所見。可謂親切而有味矣。又己丑夏。定舊說。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統性情者心也。惟敬而無失。乃所以養未發之中。而已發者。亦易以中節而和。自是中和始有定論。今六百餘載後。鑽研故紙。可髣髴見昔賢進學日新之次第者。約略如此。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受之於胡五峰。五峰之說。本之於譙上蔡。上蔡之說。則原於明道。而不得其意者也。朱子中

和舊說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與胡五峰同則以察識端
倪爲初下手處功夫較爲直捷故丁亥至潭州與南軒同主
此說茲攷其較然者著於篇

丁亥八月朱子往長沙訪張南軒十一月偕登南嶽至櫛州別

歸酬南軒詩二首其二章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

極蘊王白田云太極謂未發也要眇難名論謂有豈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

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

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所按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後朱子所謂南軒之學皆於
開處承當也。

戊子與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
自做工夫。於日用之間。行住坐臥處體察。方自有見處。然後以
此操扞以致其極。方爲己物。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如
昌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今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庭。建

大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從朱程
荅問本

所按朱子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此最分明。前詩獨詳
先察識。至於後涵養之意。猶未及也。

戊子與曾裘夫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漫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置左右也。

附張南軒良齋銘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杖嘗攷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好。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耑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

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爲得。

所按四箴之著。我則察之。卽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也。與知止之知。淺深判然不同。比而同之。宜朱子不久而卽悟其失也。戊子荅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又云。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敘。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亦無進步處也。

所按涵養。須用敬。進學杜致知。二者雖齊頭並進。而涵養實爲致知之本。此書就子重言敬。分別以察識爲先用。敬夫之說也。

又按以上所列朱子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其可攷見者如此
附攷荅羅參議張敬夫書

乙酉荅羅參議書云

書中云端甫兄弟已祥祭延平先生卒於癸未十月則此爲乙酉十月後書也欽

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氏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析按南軒先察識之說朱子未往衡湘以前書問往來早已論及朱子守延平涵養本原之教久不達中和之旨忽聞此論喜其尤易見功則欲從之志已萌芽於乙酉之冬矣不曰辨察操存而曰操存辨察語尙疑而未決故云非面未易究

也。

丙戌荅張敬夫書云。然則天理本具。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翳遏而枯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所按此朱子悟中和之旨。與敬夫第一書也。朱子既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未發之性。流行於日用之間。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學者卽於良心萌蘖之初。致察而操存之。以復其初。

非用先察識而後涵養之說哉。此說也。乙酉之冬，已有從之之意。而尙未決。至丙戌，則用之以說中和。而丁亥，至湘湖，與敬夫面相質究，而遂決然主之。其次弟可攷如此。

朱子荅何叔京書攷

大全集載荅何叔京書三十一首，中有數首，爲道一編晚年定論所誣。通辨旣知其非，而仍取二首，以爲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是以臆而攷之。

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察所取也。第二首

所按荅叔京書，自第一首至四首，皆杜丙戌年。此第三首，乃

丙戌之秋。書中有農收乏人之語。叔京自建陽歸邵武後，作此寄之也。

朱子自李延平歿，自悟中和之旨。約杜乙酉丙戌間，叔京至建陽，朱子必面商其說，而叔京未能無疑，故篇首訊之云。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以下所陳，則皆中和舊說也。與陸學禪學有何關涉。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又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十一首

析按此戊子書也。篇末云。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諫之不聽。蓋指王琪言之。其爲戊子何疑。

朱子丁亥至潭州。從張敬夫受胡五峰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專於事物之至。心之發現時。爲下手功夫。推服敬夫之見。卓然不可及。見於酬張敬夫詩。及與程允夫書。皆然。不獨此書也。雖其論未久。卽改。要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何得比而同之。

前書云。

第六首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居敬之謂也。攷孟子或問云。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前書不分別孟子之本意。而專主程子之說。故云卻儘

有病也。

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眉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前日自謙謙人之學。不可勝贖也。十三首

所按季譜乾道四年夏四月。崇安饑。此書篇首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又云。及今早稻已熟。則爲戊子秋後之書。因事方有少眉發處。卽縣中委以振糶之役也。如鳶飛魚躍。謂因事眉發。活潑潑地。不爲事所困也。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者。謂明道之言不我欺也。斯時叔京爲上杭丞。數行縣事。不爲守所悅。與朱子書。有志不獲伸之語。朱子細詢來使。始盡知曲折。故旣自道其不爲事困之實。而亦因以箴之。明道以爲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與鳶飛魚躍之意同者。孟子或問中。曾細言其旨。并以或者謂此語原於禪學。則誤也。而孰意後之人。又以朱子此書爲早同於陸也。嗚呼。其亦攷之未詳矣。

又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仍是中和舊說也。有下工夫處。謂因事省發。卽所云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本書

語中從敬夫先察識之說也。自誑誑人。指乙酉丙戌以前未達中和之旨言之。凡朱子自謙之語。如此類者不可勝數。而或以爲朱子晚年悔過。不亦誣乎。朱子此時纔三十九歲耳。

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儒所釋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慝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已發未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用。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

第四首
丙戌

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其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

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大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十一首 戊子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遠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十三首 戊子

所按以上數書。皆對箴叔京之病而言之也。朱子之學。實自致知格物入手。而格致莫大乎讀書。章句訓詁通經之蹊徑。

也。前言往行，畜德之圭臬也。書冊言語，造道之津梁也。朱子與叔京定交，在丙戌之春夏。朱子年三十七歲，其於經訓語錄諸史百家，罔不講習討論，融會貫通。其著述成帙者，已偉然成大觀矣。與金谿之學，何啻天淵。乃獨以多聞博觀，諄諄爲叔京戒者，蓋對箴叔京言之，非通訓也。叔京日誦千餘言，貫穿經史博攷旁資。見知縣何叔京墓誌第九篇書中有云：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蓋某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決知是病矣。又第十三篇書云：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納。然博觀草

草徒費心目之力。不如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據此。則叔
京平生之爲學。其大槩可知。聖賢教人。必因其材。言豈一端。
各有所當。不攷乎此。而謂爲晚年之論者。固誣。卽知爲四十
以前之書。而又謂其早同於陸。豈篤論哉。

及門婺源董家麟校字